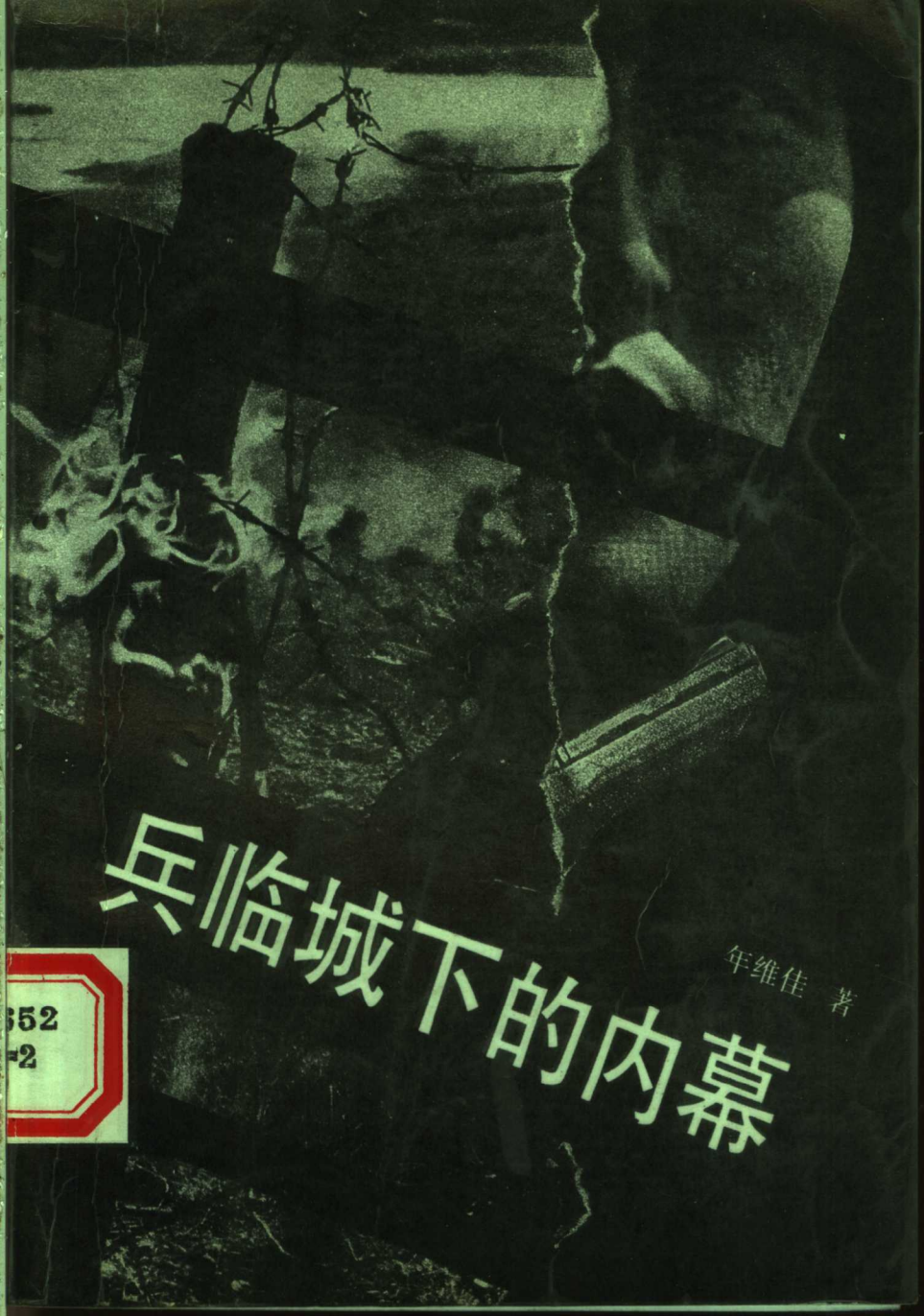




年维佳 著

# 兵临城下的内幕





# 兵临城下的内幕

年维佳 著

Qay32/04

辽新登字3号

兵临城下的内幕

Binglin Chengxia De Neimu

年维佳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12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7/8 插页: 2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500

---

责任编辑: 王 烨 责任校对: 马寄萍

封面设计: 杜凤宝

---

ISBN7-5313-769-3/I·706

---

定价: 3.80元



## 作者小传

年维佳，解放军某部政治部副团职干部，山东作协会员，全国卫生文学研究会理事。先后发表文学作品70余万字，其中中篇小说《求者遍山隅》获1987年全国首届卫生文学三等奖，中篇报告文学《当代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获1991年全国第二届卫生文学二等奖，出版过报告文学集《将军有泪不轻弹》。他始终认为人格重于信仰。

## 目 次

|                |     |
|----------------|-----|
| “两航”大起义.....   | 1   |
| “重庆号”起义.....   | 29  |
| 兵临城下的内幕.....   | 89  |
| 中英长江大战 .....   | 122 |
| “2·13”海战 ..... | 149 |

## “两航”大起义

1949年11月，驻香港的国民党“中央民航”和“中国民航”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空中大起义。可是，这场曾使蒋介石为之吐血的起义内幕却一直是个谜。当笔者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重新追溯那些惊心动魄的情景时，竟奇异地发现——这场举世闻名的国民党空中大起义竟是在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注下完成的。

1 1949年8月。

北京通往西山的公路上，一辆美式的吉普车急促地奔驰着。刚刚就任中央内务部长的李克农将军不停地催司机加速行驶。

前天，周恩来副主席叫他到中南海，给他看了一封华东局给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大意是：

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再次发生争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过上海留守处，让其把“两航”留下的资金、金条等登记造册，送交新政府，这说

明他们对新政府既是试探又是信赖。我们建议，对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采取没收之方式。另，据了解，“两航”中绝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且多居大陆，有回归之心。而蒋介石撤台立足未稳，急于解昆明之围，还顾及不到“两航”，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做“两航”回归工作。

但有的同志认为，“两航”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政策规定不可随意更改，如不对他们采取没收之政策，何以服人。保留“两航”资产是右倾之举，万不可造次。

以上两种意见，望军委早日果决，不可再拖了。

“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性情耿直的李克农将军旗帜鲜明地表态：“我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前蒋介石正在拉拢‘两航’去台湾，并且开始了台湾与香港的通航。‘两航’呢，过去与我们地下工作者有联系，但对共产党政策还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尚犹豫不定。看来他们去台湾或返上海尚处在十字路口，面对这种情况，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因此我建议对待‘两航’应采取特殊的政策——保留他们的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措施，可以立即影响香港‘两航’人员，用事实给刘、陈二位总经理吃定心丸。”

周副主席微笑着点点头，又说：“克农同志，还记得帮助我们偷运过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家眷的查夷平吗？他是‘央航’的副总经理，和国民党官僚们很熟，尤其是空军系统。上个月，因帮我们偷运张治中家眷的事受到了国民党空

军司令周至柔的通缉，是你帮助他安排到苏州避难。这个人可靠，‘五四’运动时，他率烟台海军学校的学生到北平请愿，被北平政府扣押。是我组织了天津学生会罢课示威，才使他得救。1926年，我在国民革命军中任政治部主任时，他又在我手下任考核股长，我们可谓莫逆之交……”才思敏捷的李克农马上意识到，周副主席正酝酿着一场震惊世界的行动。李克农为之振奋，直言道：“副主席是不是让我制定一个策划‘两航’起义的实施方案？”

“对，我已向主席推荐了你，决定由你协调各部门，共同完成这项使命。我们新中国马上就要诞生了，我们需要这批飞机和人员建立新中国的民航事业。中国要尽快地强大起来，没有民航是不行的。”

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李克农决定安排查夷平去一趟香港。他还物色了一位叫吕明的同志一同前往，配合查夷平做策反工作。此人原是我地下党派入国民党飞行队学飞行的，并担任过国民党的少校飞行教官，他与“两航”中的许多飞行员都熟。听说吕明现正在天津组建一个空军基地。人选定下后，他立刻召查夷平和吕明进京，同时通知香港地下党做好迎接准备。

刚才，正在向周副主席汇报起义准备工作的李克农接到通知，查夷平和吕明已到西山招待所，让他马上赶去。

2 西装革履的查夷平和着粗布黄军装的吕明出现在李克农面前时，这位五大三粗的将军一下子把两人都揽在

怀里，朗声大笑起来。

“一平（查夷平的呢称），从张治中夫人那得到你的消息，就一直盼着和你见面！”李克农亲切地拉住查夷平的双手，久久不肯放下。“上海一别，二十年了，从上海走到北平整整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呀！谁也不会想到，我们当年这些‘共匪’会在大清国的行宫里相会。”

“克……不，李部长。”

“哎，还是叫我克农嘛。”

“……”查夷平激动地点着头。

“一平，听说后来你在实业救国方面很有建树，特别是在航空系统名声斐然呀！”

“哪里，哪里，如果当初不是周副主席和你们的鼎助，我查夷平哪会有今天。”

“哎，应该说是人民的鼎助，君是舟，民是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呵，吕明同志你说对不？”李克农拍了拍查夷平身边的吕明，朗声笑着。“来坐，喝茶。”

“克农，”查夷平轻轻地啜了口茶水。“这次叫我来不知有何惠教。”

“一平，还记得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上海、长沙屠杀我们共产党人的情景吧！天上是帝国主义的飞机，帮助反动派屠杀我们的同志。那时，你气愤地对我说，将来我们一定争这口气，要搞自己的飞机。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你是说让我俩去香港，打‘两航’的主意……”

“确切地说是周副主席点名请你出山的，他希望你能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

“……本来我查夷平是看破红尘，一心想搞实业。可是，周公如此看中我，我也只有‘士为知己者死’了。”

李克农朗声大笑：“看来我这共产党的‘特务头子’还可以干下去。”他把“两航”的一份人员名单递给查夷平，介绍说：“‘中航’和‘央航’有八十多架运输机和几千亿元的资产，这是蒋介石窃取的我们四万万人民的财产，应该把它归还给人民。现在，香港当局极力想维护国民党的利益，耍了很多花招。他们公开提出要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厂房和资产，实际上是想削弱‘中航’在航空运输业的竞争能力，把‘中航’挤到台湾去。刘敬宜不想去台湾，四处求援，也曾找过我党南方局机关报——《华声报》要求给予舆论支持。”

“从‘央航’情况看，陈卓林处境十分艰难。北平、上海、武汉、广州、重庆、南京等大城市都解放了，地盘小了，航线少了，公司的职工很难养活，且职工大都是大陆人，不愿去台，这些都为我们做策反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

“克农，我的任务是代表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找到‘两航’总经理，欢迎他们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对，对，对，这里有周副主席的一封亲笔信，”李克农把周恩来写给“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的亲笔信交给查夷平，同时又将另一封给我党在香港的关系张铁生、乔冠华的亲笔信，交给年轻的地下党情报员吕明，叮嘱他在港的地下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查夷平的生命安全。这时周副主席的秘书来电话了，说周副主席要见查夷平和吕明。

### 3

秋天的中南海，水格外的清澈，那片绿色的荷叶上，无数个硕大的莲蓬高高擎起，在清风碧波의扶摇中，恰似一株株绿色的火炬。刚刚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家，就座落在这片碧波绿叶的环抱之中。10月11日，“两航”起义的最高决策会议将要在这里进行，与会者有解放军代总长聂荣臻、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内务部长李克农、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等领导人。总理向各位老总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中央同意：中国、中央两航公司起义归来后，我们采取原封不动保留‘两航’机构、资金和财产的政策。允许中国、中央两航公司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西安、重庆等地开设分公司或营业处。允许他们的总公司设在北京，北京西郊机场划归民航使用。起义时间和飞行安排，按军委批准的上海计划执行。华北和中南地区由聂老总安排，华东六省二市由粟裕司令员安排。刘敬宜、陈卓林来北京住在北京饭店，接待谈判事宜由李部长安排。北京西郊、天津机场由刘司令员负责，飞行指挥谈判协议草案由蒋部长准备。接待规格，登报三天，宴会四次。刘、陈两位总经理率机飞到北京发表声明，宣布起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文告，留在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所有资产、停留在启德机场的七十架飞机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要求香港政府予以保护，不得作任何转让，避免遭受损失；否则，要承担后果责任。‘两航’起义归来后，由政府

拨款支持其发展，提供民航使用机场，帮助解决飞行器材、汽油和购买新飞机，起义人员在政治上与解放军享受同等待遇，经济上自负盈亏，由国务院领导，自行管理。”

4 香港，海滨公路。一辆黑色的雪伏莱飞驰而来。身材瘦小的陈卓林着一身黑色中山服，茶色的礼帽压金丝眼镜的镜框上，遮住大半张脸。他两手紧紧地把握着方向盘，眼睛不时地扫着反光镜里出现的各种车辆。今天已是第二次和副总经理查夷平会晤了。这次将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晤，查夷平要为他介绍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将会对他这位被授予过蒋介石“宝鼎”勋章的内战英雄做出何种表态呢？他的心沉重地叹息着。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他乘坐着从大陆仓促逃往香港的飞机，座舱的接收机里传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的讲话声。阅兵式雄健的脚步声，装甲车的马达声，飞机飞过天安门的欢呼声，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他的心沸腾起来。这就是那片昨天还在枪炮声中呻吟的国土吗？这就是那些刚刚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同胞吗？……他的眼睛湿润了。还在弱冠之年他就追求孙中山的“航空救国”主张，离开了优裕的华侨家庭，投考了美国的“寇蒂斯”航空学校学习飞行，立志用空军来强盛中华民族。可是，当这个民族真正站立起来的时候，自己却要离她而去。“国家”二字对自己来说将要永远被“祖国”二字所代替。

一个爱国青年在蒋介石的“栽培下”成了祖国的罪人，最终被这个民族所遗弃。这是悲剧，也是罪有应得呀！他从一

个普通飞行员擢升为国民党最大的航空公司总经理，哪一步发迹不伴随着罪恶呢？可以说没有陈卓林就没有中国国民党的空军。1926年他作为北伐军的空军代表，受蒋介石委派去苏联选购了八架飞机，组成了国民党的第一支飞行队。北伐失败后，他担任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空军部参谋长。他为广东军阀培养了一支中国最强大的空军。在蒋介石与陈济棠的两广战役中，他受蒋介石的特派代表周至柔的撺掇，率陈济棠的空军的全部家当——70余架飞机北上投蒋，致使这次反蒋大联盟归于失败。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听说美军在印度留下许多剩余C—47和C—46型运输机，便向重庆川盐银行贷款美金40万，购买了价廉的C—47型运输机11架，直接受命蒋总统组成国民政府的中央民航。在三年内战中，“央航”被迫夜以继日地帮助蒋介石运输内战物质和兵员，一个月的飞行小时竟等于抗战八年的飞行小时。当蒋介石亲自为他戴上蘸满人民鲜血的“宝鼎”勋章之日，也是他认清蒋介石丑恶面目之时，然而良知醒时晚矣！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国军开始南撤台岛，他曾想和查夷平一起留下归顺人民，但又恐罪孽难赦，未敢果决。这次查夷平带来中共中央代表，他们会怎样待我呢？

黑色的雪伏莱在九龙饭店门前停住。等候在门口的查夷平向陈卓林迎过来，轻声问：“身后有‘钉子’吗？”

陈卓林摇摇头，示意他上车。查夷平上车后，伸出手向门口的大石柱方向打了个响指。一个20多岁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一窜一蹦地奔来，径直上了车。陈卓林莫名其妙地看看小伙子，又看看查夷平：“你说的中共代表来了吗？”

“诺，他就是。”查夷平指了指身边的小伙子。陈卓林疑惑地打量着这个嘴唇上毛茸茸的小伙子，这还是个孩子……

“您好，陈总经理。”沉着干练的口音又显示出他的成熟。“我叫吕明，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来港看望您。”

“谢谢，吕先生。”陈卓林伸出手。

“陈总经理，我受中国共产党和四万万同胞的委托来请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共图祖国建设大业。这是周恩来总理给您的亲笔信。”“周恩来？！”他听到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南昌起义”时听到过，“西安事变”扣蒋时听到过，

“皖南事变”时听到过，“开国大典”时也听到过。这么一个叱咤风云的领袖竟会给我这么一个丧家的流寇亲笔修书……他颤抖的手拆开了信，在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信笺上出现了几行他所熟悉的字体，和他保留至今的新华日报上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字体一模一样。

“刘总经理敬宜：

陈总经理卓林：

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名义请你们回到祖国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家园。过去‘两航’也曾为蒋介石做过一些有害民族的事情，但这不能全责怪你们，因为你们要生存。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我们热切希望两位总经理回国。回来吧！人民盼望着你们，家乡盼望着你们……”

“家乡——祖国——”陈卓林的眼睛蓄满了泪水，突然，他振作了一下，“走，我带你们去找‘中航’的刘总经理。”

# 5

“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在自己的郊外别墅宴请了吕明、查夷平、陈卓林三人，由刘敬宜的贴身副官刘仁斟酒。席间，一向城府极深的刘敬宜竟手舞足蹈地讲起他这次去台湾述职的经过。

自从“中航”基地的业务重心从上海迁往香港后，为了应付国民党政府，刘敬宜将“中航”总公司的牌子挂到了台南，而飞机和地勤一概不动。刘敬宜有两种打算，一是在这个自由港，能摆脱任何政党的控制，他想在这里大干一场，重振“中航”大业，与强国的“中航”公司争雄，用实业挽救战乱中的国家。二是去了台湾，不但飞行范围会大大缩小，而且他留在大陆的产业会被共产党没收，不如留在香港，两党都不得罪。他像一架穿梭在阴电阳电之间的飞机小心翼翼地滑翔着。但国民党政府看透了他的心思，交通部长端木杰和民航局长左纪彰相继赶到香港，催逼“中航”迁台。与此同时，英政府又要强行征用他们的启德机场。刘敬宜正走投无路时，遇上前来“投奔”他的老部下吕明，在吕明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需用二百万美元的搬迁计划，以拖延迁台计划的执行。同时，吕明又建议刘敬宜“赴台述职”，稳住台湾政府。吕明的意见果然灵，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听到这庞大的搬迁费，就再也不吭气了。

讲者自我陶醉，听者十分清醒。一向给他出谋划策的吕明首先泼来一瓢凉水：“刘上校，眼前的事是解决了，可是台湾政府帮你筹借到二百万美金的时候你怎么办？英政府再

次征用你机场的时候怎么办？”

“……”这是一个他还来不及考虑的事。

在一旁斟酒的刘副官插话了：“吕少校（吕明原是国军少校飞行员），中国有句老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中航’的命运到了你手里可能是山穷水尽，到了刘总那可能是柳暗花明。”

这种明显的挑衅口吻引起了吕明的警觉。对方的目光诡秘难测，这双讨厌的目光，不能不引起吕明的怀疑。刘副官的话分明是话中有话，与其说是对总经理负责的话，不如说是对总经理的控制。

查夷平的眸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小副官，他细品着法国白兰地，用叉子点着桌上的“龙虎斗”说：“蛇总是想在洞里找到栖身之处，怎样呢？最终还是被人抓住破绽，端上了菜桌。”

“查副总经理”，刘副官的眼睛里带着几丝狡黠却又不失恭敬的笑意，今天，刘总经理和老友叙旧，是不是应该谈点高兴的事？”

“笑话，我谈什么难道要你教我！”

陈卓林也看不过去了：“敬宜兄，我的副官可从不敢这么放肆。”

刘敬宜狠狠瞪了刘副官一眼，示意他出去。刘副官只有看刘敬宜的时候目光才是真挚的。“总经理，卑职想提醒一下，您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可系于您一身呵！”

“退下！”刘副官退出后，刘敬宜审视着他们三人，“我总觉得你们的话里有话，最好请直说，都是自家兄

弟。”

“好，我们先干一盅兄弟酒，干！”酒干后，陈卓林把酒杯攥在桌子上。“敬宜，你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和我这丘八不一样，你应该找一个施展你才华的天地，应该寻找一个真正的信仰……”

刘敬宜这才琢磨过味来，他惊异地盯着吕明和陈卓林：“你们是想……”

“我们想起义！”陈卓林掏出周恩来总理的信，递给刘敬宜。“这是新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给你的信。”

“周恩来给我写信？！”那封信像是团火，刘敬宜猛然抽开身子：“我不看，快把信收回去。”

“敬宜，难道你还看不透形势吗？蒋介石的政府牛皮吹破了，最后落了个提着裤腰带跑上个孤岛。新中国呢，得到四万万人民的拥护，他们那航空事业一定会比我们‘两航’大得多。”

“总经理，周恩来特地派中共代表吕明先生来请您。”

刘敬宜困惑地看着吕明：“这封信是你捎来的？”

吕明点点头：“没想到刘上校连看信的胆量都没有。”

刘敬宜的自尊心被刺痛了。这完全是一种人格上的愚弄，原来吕明帮助他拟定二百万元的迁台费用是为了把他劫往另一个方向。刘敬宜拍案而起：“吕明，你叛变投敌还敢自投罗网，不怕我枪毙你！”

“大丈夫生能报国，死而无憾，只怕是这样做你会失去一生所要保持的人格，会成为孤家寡人。”

“何以见得？”